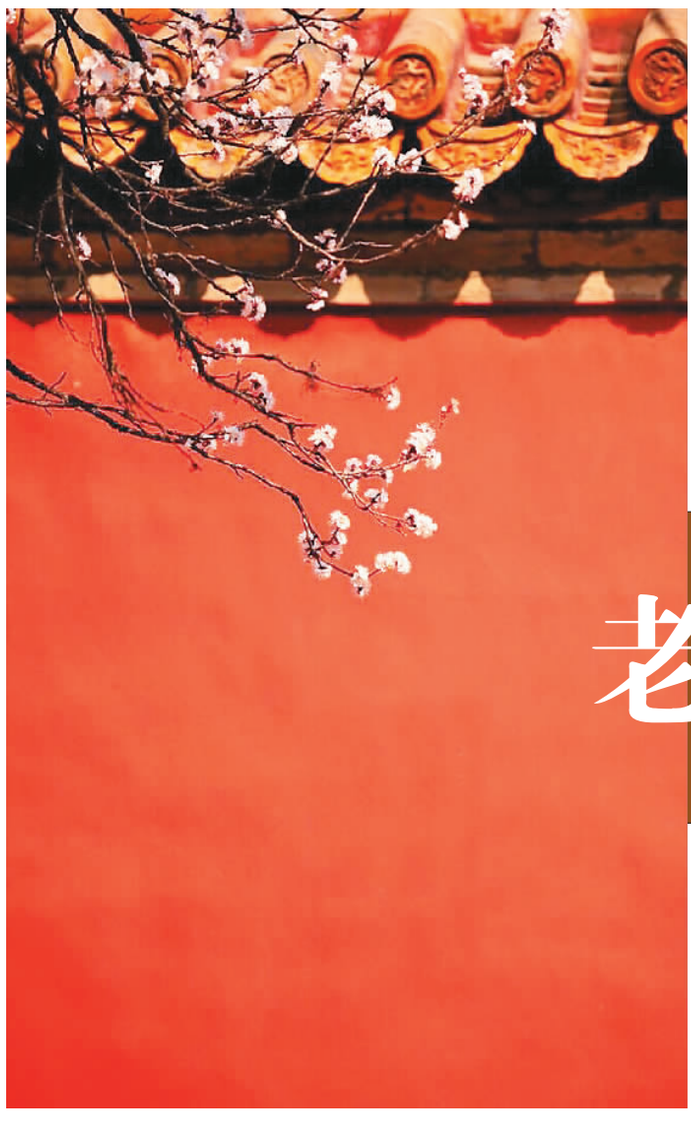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年4月4日 星期二
责编：罗 兰 邮箱：luolan9520@vip.sina.com



# 北京四合院

## 老味道 新活力

当今，旧城改造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其中涉及传统建筑。旧城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又包含着复杂的现实生活。旧城民居改造需要在历史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老北京的四合院是北京传统建筑，也是北京传统文化和民俗的代表。随着城市的发展，四合院的保护和利用也越来越受到人的关注。

相 娜 赵静静

保留老式风格的四合院改造

### ① 点滴之处沉淀老城文化

菊儿胡同在北京东城区，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菊儿胡同以建筑的形式呈现了沉淀下来的老城文化。1990年，著名建筑大师吴良镛主持设计了菊儿胡同危房改造工程，有机更新了老巷中简陋低矮的民居，建起了四合院楼房，既保留了老北京四合院的风韵，又契合了现代人的居住习惯。

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时，没有抹去旧日痕迹，包容了过去的建筑风格，扩大了四合院的利用空间，使四合院重新焕发出新活力。

如今，行人漫步在菊儿胡同，欣赏着四合院的灰墙灰瓦。四合院楼房一层是灰色的墙，二层三层的小楼白墙黛瓦，围成一个个小院落，既有江南民居的秀丽，又有老北京四合院的神韵，与周围老房子的建筑风格也浑然一体。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没有高楼大厦的那种孤立感，非常安静闲适。

进入菊儿胡同19号院，只见老式横梁自行车、腌酱菜的大缸、爬墙木梯等老物件摆放整齐。院子中间的大树和精致的盆景给四合院增加了生机。绿色的爬山虎爬上了二层和三层小楼的窗台，充满了自然清新的活力。

走进菊儿胡同21号院，看到几只大白猫正在悠闲地玩耍着，没有喧嚣，格外静谧。居住在此的李大爷说，“改造后的菊儿胡同保留了原来的树木，小楼让居民的生活地方更宽敞了。改造后的四合院既保留了原有生活的味道，又焕发出新活力。”

### ② 胡同博物馆展示文化缩影

史家胡同是北京一条非常有名的胡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名人辈出。沿着门牌号一路走下去，在胡同中段南侧可以看到一扇古朴的棕色木门，灰墙灰瓦，白色大理石的门墩，这就是坐落在史家胡同24号的史家胡同博物馆。

这里原是民国女作家凌叔华的旧居，是一个两进的小院子，两个院子通过一个月亮门相连。经过重新修建，保留了北京四合院的建制，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分八个展厅展示了史家胡同的辉煌历史和老北京的民俗生活。

另设有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举办文化沙龙、专题展览、小型讲座和报告会等，并设有老北京文化图书阅览室，日常可供居民开展文化活动，游客也可以在此驻足停歇。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许多正在消失的老物件，可以看到两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胡同居民生活场景复原，还能听到被保存下来的已经流逝的地道的北京声音，这些展品诉说着老北京几代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连成了一幅记录时代变迁的画卷。

在小院里转一转，坐一坐都是很享受的事。史家胡同悠久的历史与和谐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史家胡同独特的社区文化精神。

现在，史家胡同博物馆经常举办各种社区活动，比如闲置物品交换、民俗文化展演、青年联谊会等。社区居民的活动与作品诠释并展示了史家胡同的世纪新姿。

博物馆的建立，不仅很好地保护了传统的胡同文化，而且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使四合院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生活中，继续焕发光彩。

安静的老院子一角

### ③ 新旧共存构成时空隧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激增。适应社会发展，有很多人把四合院重新改造成了不同的空间，使我们在享受现代服务的同时，又能重拾四合院情结。

景山脚下的印月草堂是北京的一个四合院民宿，与商业化的酒店相比，这里安静从容。印月草堂的门口没有招牌，看起来与一所普通的民居无异。房主大鹏以印月斋主自居，在北京念书，毕业后做了很多年的跨界设计，习书法、品茶道是他日常的最爱。

大鹏自称是一个绝对不会住楼房的人，他租下这间院子，将6间房中的3间作为客房，其他空间来做茶室和书房。在他接待的房客之中，偶尔也有小的惊喜，有能背出红楼梦中的诗句的外国男孩，也有某类学术领域里的顶级教授。

位于北京东四十条胡同里的曲廊院可能是新旧共存结合的极佳案例。茶舍入口隐藏在两垛灰砖墙的夹缝中，仿佛时间旅行机器，邀请你从充满烟火气的旧城进入另一个时空。进去之后，里面别有洞天。原本四围起来的长方形院落被一条弯曲的玻璃幕长廊隔成两半，一半与原本的旧砖木结构建筑相连接成为室内，另一半则露天种上成排的竹子。坐在这里面喝茶、吃饭的顾客已很想象得出，这里曾经荒废破败的样子。

“我一直都希望根据以前的城市肌理，为历史建筑找到更激进的处理办法。不该是保守的修旧如旧，而应该顺应时代不断变化，不断流动。”韩文强说，“建筑师现在也要扮演这个角色，一方面应该激活那些破落的区域、让它们与这个城市重新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也应该尝试新的形式，让旧建筑产生更有趣的变化。”

图片均来自百度

# 让废旧建筑重生

徐 欣 郝夏译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些老旧建筑失去了其原有的用途，甚至成为废墟。如今，人们保护历史文化的意识不断增强，改建老旧建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继承原有建筑文化精神基础上的改造，让老旧建筑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新的发展需要。

远远望去，宁波美术馆像一艘“艺术方舟”，停靠在三江口甬江沿岸。在上世纪70—80年代，这里曾是宁波的标志性建筑——轮船码头的所在地。然而，杭甬高速公路的开通导致码头最终停航，航运大楼也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遗珠”。2003年，由中国知名建筑师王澍主持设计，将原来的航运大楼改建成了如今的美术馆。改建过程中保留了原有航运大楼的空间结构；建筑结构设计结合了中国传统院落结构和码头特色；美术馆基座采用了宁波传统建筑的主要材料——青砖，美术馆上部的钢木材料则是船与港口的建造材料。改造后的轮船码头成为了集展览、收藏、研究、对外交流和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高品味艺术博物馆。

废弃的工厂也是艺术家们青睐的改造对象。上海苏州河畔的大型仓库多建于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萌发和蓬勃的见证者。但经济的飞速发展让这些老仓库成为上海城市改造计划中的一部分。1998年，登琨艳发现了这片老仓库，并将其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改造中刻意保留了老仓库斑驳的印记。他的举动也带动了对苏州河畔29座仓库的保护。这些原本锈迹斑斑、无人问津的老仓库成为了如塞纳河左岸与北京798一般的艺术区。

作为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的宽窄巷子，经过改造焕发出新的生机。对宽窄巷子的改造重点保护了街巷及其外观风貌，也保留原有的院落分布，并尽量使用青砖、灰瓦、木材等建筑材料。每座建筑内部又加入现代元素，院外是青砖古街，院内则是时装店、餐厅、酒吧，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

（右图来源：山东设计联）

登琨艳工作室改造后

登琨艳工作室改造前

巍山古镇

# 老屋碎话

陈亦新

我喜欢老屋，总觉得它被时光赋予了生命，拥有了一种灵性。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夕阳中，恬淡地看着人世分合。在这样的静谧中，我们很容易沉静下来，回忆美好，品味流逝。不过时代飞速发展，各种新建筑层出不穷，老屋已经越来越少。

前不久，我去上海参加一个论坛。论坛结束后，朋友带我看老上海。我们去了新天地和田字坊。一进入新天地，马上嗅到了旧上海的气息，那些中西融合的建筑，让人隐约触摸到十里洋场的繁华。田子坊更接地气，曲折的弄堂，低矮的洋楼，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绿皮信箱。漫步在石板小路上，触摸着斑驳的木门，听着木楼梯“咯吱”作响，总有种穿越时间的恍惚感。这些老屋，皆被利用了起来，成了一间间极具文艺情怀的小铺。这样的改造很是有趣，而且在上海这个寸金寸土的地方，能有这样一个所在实属不易。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安徽宣城的黄田古村落，那真是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据了解，黄田村已有千年历史，现存的老宅差不多建于明清时期，因为地处偏僻，在数百年动荡的历史中，竟也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直至今日仍有大量村民居于其中。走进黄田村，恍若走进了历史。一栋栋未经雕饰的徽派古宅，静静地坐落于青石板路的一旁，另一旁是流水与石桥。古村里除了住宅，还有家庙、书院。其中也走出了几位响当当的人物，留下了一段段传说与故事。举目四望，黄田村四周皆是黛青色的山，山间薄雾缭绕，衬得这黄田村更加自然古朴。

还有一些藏地的村寨，也都有百年时间。动荡的历史和家族的记忆，都渗进了斑驳的墙面。它们已经不是单纯的建筑，在时间的磨砺下，它们与人们一同老去，是心灵的一处归宿。

如今，我们身边的建筑日新月异，那些老的旧的房屋，总被毫不客气地抹去。尤其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居住似乎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少了原本该有的温馨和亲切，人们为了它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心灵的安宁。每座城市，都有老屋和老宅，我们不必急着将它们淘汰，若是变换一下思维，将它们利用起来，可能会发现，这些老建筑和老物件，会带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气息，绽放出新的光彩。也许未来某天的清晨或黄昏，你会牵着孩子的手，在这些老屋中穿梭，告诉他（她）以前的人是怎么样活着的。

百家谈